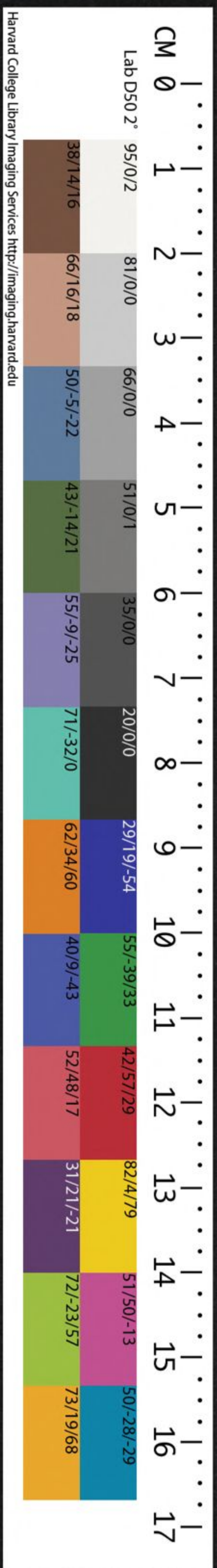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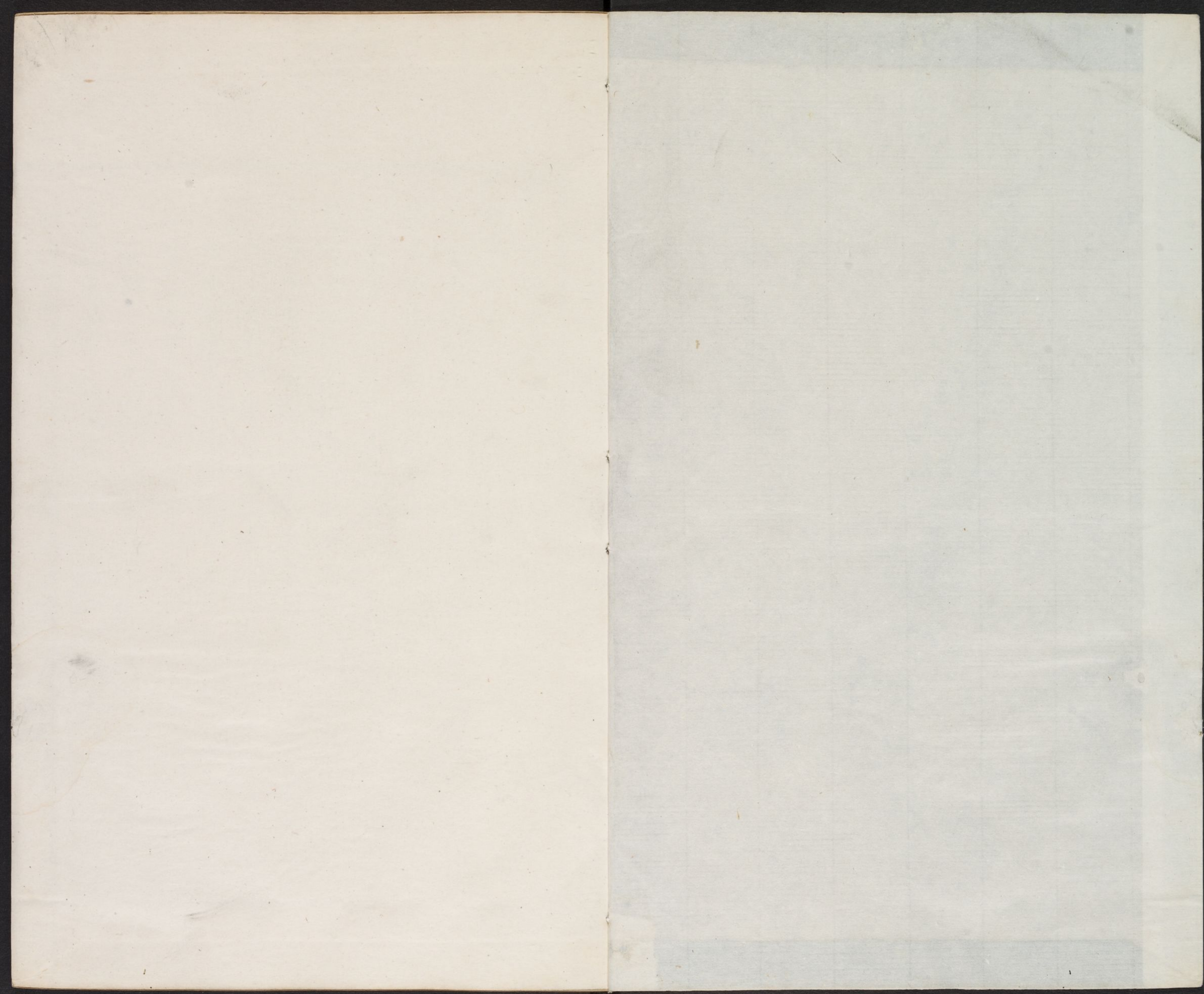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爲道廣矣大矣深矣遠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內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分有親疏之宜有外內之辨有陰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答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味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壘俎豆簠簋籩筐宮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菹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奠取精潔以復其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典禮以奉祭祀兼六代之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

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為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為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六典之有刑非不重也然不若禮之為急五禮之有軍非不急也然不若祭之為重禮有經義有權經言其常權言其變五經者禮之常也可以義起者禮之變心有所怵於內故以禮奉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



至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怵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絜也不求其爲爲謂福祐爲己之報畜謂順於德教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爲壽



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內盡於己外順於道釋百順之義謂心既內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福祥為己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

橫渠張氏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即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

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為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尤受福也接鬼神之道無他唯和樂即是交接也鬼神之道不違乎己又無物與之交祇自己存此心斯為接矣故當祭費乎百順貧而直至於無以為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行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



盡於已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己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檀弓曰唯祭祀

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追養繼孝養為事親之事孝為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倫之大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為君言難於為臣言不易同義馬氏曰言福則未及於道言道則福從而備之矣循於道之謂備蓋循於道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不順之謂備山陰陸氏曰莊子曰循於道之謂備其本一也言忠即是孝孝即是忠非兩也言以孝於親者以上順於鬼神外順於君長二事孝於親也變言孝亦以此孝經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今其言更如此言出於孝者還以為孝也唯賢者能備春秋責賢者備亦以此



能備然後能祭所謂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西鄰禴祭可謂內備隨雖獨豐外備而已若致其誠信以下然後能備故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其謂之明薦蓋亦如此孝者畜也臣畜君以忠子畜父以孝順於道不逆於倫若舜盡之矣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瞽亦允若於是為至夫以下畜上可謂難矣雖舜不能頓至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

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為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已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為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太者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



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追如追遠之追繼如繼明之繼養在事孝在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福曰百祿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畀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理之無所不順也蓋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為

福逆則為禍皆在我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為無幸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追養者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沒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



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  
 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  
 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  
 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  
 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  
 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  
 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  
 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於道不逆於倫也故曰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䟽皆非時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

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  
 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  
 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具謂  
 所共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蜺蜃之屬天  
 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  
 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咸皆也

孔氏曰自此至祭之道也一節以上言孝子事親先能自  
 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案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  
 之豆茆菹是芹茆也又有昌本深蒲落筍是水草故鄭云  
 之屬醢人饋食之豆有蜺蜃即蜺之類有免醢醢醢皆  
 是陸產故云之屬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蜩蟬也范蜂也此



昆蟲之屬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為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為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以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

為之則曰菹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正謂昆蟲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為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內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內不盡志者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

馬氏曰必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蓋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跄跄絜爾牛羊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也

石林葉氏曰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盎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為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卿大夫

夫相之夫人治內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內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為徒物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

延平黃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內外之官不容不備內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



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蓋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

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王藉

田在遠郊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為絲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



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若所謂明齋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絕一也蠶於北郊為宜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案蠶與馬同氣牛宜南方馬宜北方又蠶惡南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歟

廬陵胡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祭不耕蠶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  
 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  
 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  
 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  
 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  
 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  
 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  
 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  
 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  
 祭之心則為精矣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禮  
 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  
 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為序彼以事之內外為  
 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

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  
 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  
 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  
 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  
 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  
 於外齊言齊其內

馬氏曰楊子曰存亡形屬荒絕其唯齊乎蓋齊者致一以  
 格神也夫趨舍汨心則不足以致一故齊不齊以致齊也  
 夫唯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精者天德之至可以  
 入神樂則志散而誠不存故不聽樂

石林葉氏曰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為也道中  
 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為也唯其有思故齊唯其有為故  
 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為出於思故也君子嚴於事鬼



神其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嗜欲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爲一況於鬼神乎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爲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泔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齊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綏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泔盎齊也盎齊泔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齊齊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糝



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純冕純亦緇也上文已解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伏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泂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君執紉者紉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執盎從謂同宗

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泂齊而薦之鄭注盎齊泂酌周禮司尊彝文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泂之謂之泂酌鄭引此解薦泂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泂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耳上言夫人副禕則此是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略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齊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骨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齊之故鄭云齊肺祭肺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袞冕副禕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

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天子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禕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屈者止曰副禕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紼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盞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盞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盞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盞此言宗婦執盞



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泚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  
 泚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泚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  
 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  
 羞之也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  
 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  
 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以廟之內外言之  
 也此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以宮為內以廟為外  
 蓋夫人雖致齊亦不離於宮也此亦在中饋之意圭者象  
 天用而半圭為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  
 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  
 旬之內示精神匝乎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數十天也

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長樂陳氏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  
 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裸  
 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裸之  
 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王與后  
 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  
 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  
 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  
 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  
 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裸不施於天地  
 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宗涖玉鬯表記曰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  
 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



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  
禮書  
 山陰陸氏曰亞裸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  
 人裸蓋二王之後三裸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  
 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五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  
 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  
 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鄭氏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  
 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  
 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  
 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  
 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  
 樂則親舞不為過矣 樂書

嚴氏方氏曰舞位則綴北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



也十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於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與鳥鷺又稱公尸何也鳥鷺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眾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況冕而總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眾樂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

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為僭豈魯之得用者與

金華應氏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耑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侑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而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歆其神靈也皇大也皇



尸猶皇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曰此一經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此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 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曰武宿夜

即大武之樂也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莫如裸自然之聲足以發德音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之於外而增之於內者也蓋君子之於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物雖可以增其志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為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裸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



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

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苟脩諸外能有所增焉耳荀子曰假輿馬者致千里然其所謂本者真也所以明重者神而明之在我者也

講義曰鬱鬯聲音干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志焉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烏得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物爾何重之有哉唯誠其志以重其內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薦於皇尸神其饗之是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異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



之以禮猶為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饗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餼

孔氏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餼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餼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餼為美也餼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餼義餼者人餼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

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餼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去之

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餼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



矣爾雅曰謏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謏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謏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謏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餼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著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君起變謏言起是起也非謏也坐而起為謏君初非坐者也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餼餼而徹焉百官益卑矣石林葉氏曰餼雖為祭之末亦為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餼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飲食者乃餼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餼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為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

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孔氏曰興起也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餼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



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陰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餼臣下後餼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餼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餼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橫渠張氏曰廟中有竟內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況一廟中餼必不以祭器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而食餘餼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晏朝則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嚴陵方氏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餼特由餼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脩於廟

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餼之為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脩焉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敘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餼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講義曰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衆施惠之道然也見其脩於廟中脩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鬼神之惠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惠徧



行於竟內也然則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餒之國君有財不獨利之使民共之待於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初未嘗擅為已有也豈非澤之大者乎由餒以見政固其宜也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事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已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生也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已然後

及物是為政之本也祭之為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興物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為教故人君因為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已已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已已所憎惡則不得以事於上非諸人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政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為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為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



於己而人倣之者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祭以爲教而民服從者也故曰祭之爲事大矣其感動民心而忠孝百善生焉是所興之事備也順民之性而備其百善者莫大乎祭非所以爲教之本歟是以聖人盡其性以爲道脩其道以爲教端其義以先民而教生焉是以爲之臣爲之民者雖未率性而忠恕之道行矣

嚴陵方氏曰爲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爲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

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已者無不盡是之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在是之謂備內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為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強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金華應氏曰為物指其事興物指其具興舉也餒及於賤可謂備矣

講義曰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

其順於上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為而臣自服從尊事鬼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此生矣非諸人行諸己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況於事君乎不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豈非順之至乎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不順也道不盡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氏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舍十義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為名則一而其為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疏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疏之殺則有夫婦之別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五者皆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祭鬼神為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為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為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久故次之以貴賤之等



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進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為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餽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氏曰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詞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鄭註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註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故鄭云索祭也

橫渠張氏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又曰鋪筵設同几



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何如此未易處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祊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至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

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慶源輔氏曰鋪筵設同几無所不備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為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為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



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今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

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曰夫君為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已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為臣而事君者宜如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孔氏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主人為欲孝敬已父故北



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伊川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為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己之子而為父之尸則已北面以事而忘己之為父者以其為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敬矣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

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嚴陵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以父子為倫焉而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



禮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長樂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酌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

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輝胞翟闇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酌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尸



一飲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氏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  
 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  
 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  
 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  
 倣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  
 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  
 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  
 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

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

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有事於太廟言禘祫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  
 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  
 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  
 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  
 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  
 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  
 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  
 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



施也

鄭氏曰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表德祿賞功卿大

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

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

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

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

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

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

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

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

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

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

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

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

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聽天

下為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答於君自

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蚤者

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講義曰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祿

所以報有功然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廟命之

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君必不敢以



爵祿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祿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六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豆下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禕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雀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特牲更爵酢鄭註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鄭註執醴授醴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壘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三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孔氏曰此經明第八倫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膊肱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脰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



本於政行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组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之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為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使為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餒可以觀政為俎見政事之均善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氏曰此經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列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



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輝胞翟閭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閭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氏曰此經明第十倫畀與也輝胞翟閭四者皆是賤官祭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明謂君德昭明足以見惠

下之義仁謂仁恩能賜與於下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鞞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鞞之以為鼓故註云鞞磔皮革之官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唯有德之君於輝胞翟閭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內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



兩得故曰無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閭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饗亨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嚴陵方氏曰春禘夏禘以飲為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為主故曰陰祭有禘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烝猶生時有



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為盛乏故於秋已為盛矣以其為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若平秩南訛所謂夏政也若平秩西成所謂秋政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發公室為因其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弗敢草亦謂艾之也猶采桑謂之桑歟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與人畫為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愛而非人踐之也

石林葉氏曰禘嘗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孫泣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

孔氏曰義以濟志言禘嘗之義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義者是人君衆德之發也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則其志恭敬民之子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使人謂君有故使人攝之君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嚴陵方氏曰此非五年之禘其禮雖小以陽之盛其義大

也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爲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山陰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也竟內之



子孫謂其子孫受邑在其竟內者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泣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爲敬乎

講義曰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爲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

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馬氏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內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



順謂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自此至所恥也一節明稱揚  
先祖之美論謂論說讓謂讓錄言子孫爲銘論說讓錄其  
先祖功業勲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酌之祭器酌斟  
酌也祭器鍾鼎也有聲名徧於天下則斟酌列書著於君  
之鍾鼎也又自成已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謂預  
君祫祭也禮功臣旣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今先祖被銘  
預祫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  
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  
在鼎則古之爲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  
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太常廟之金人几杖杯鑑皆爲銘焉  
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

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益也祭器即鼎也自名  
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  
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  
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欲自成其  
名者先王猶不廢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  
名則國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陷不義  
而無今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鍾鼎言刻  
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  
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爲孝子比次也  
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



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烝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爲之可也德盡人道者也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所興造烈者有所陳肆勲者言其達於土勞者言其營於下功者不若勲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言其成己者也功烈勲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者成己成人所終始者也一物而三善得者於銘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讓先祖之德而孝也順也教也自存乎其閒矣

講義曰爲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爲之隱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況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爲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況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論讓以銘之祭器而施之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觀之竦然動心肅然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己必其於無愧矣非教乎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也

孔氏曰造銘唯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為之者謂為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為賢又不自伐

是為恭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德而已美其所為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為之也合是三者則賢矣既賢矣而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己善行也所稱所為上下皆得也見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目下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  
 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  
 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  
 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  
 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德孔悝之立依  
 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  
 禘祭也叔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  
 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為晉伐出奔莊

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  
 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  
 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衛侯衍  
 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  
 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乃命  
 成叔纂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  
 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  
 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  
 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也若纂乃考服若  
 猶女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  
 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對揚以辟之對遂  
 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施于烝彝鼎施  
 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



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銘之類衆多略取此一以言之也  
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  
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也

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賾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  
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  
已也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  
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案哀十五年冬蒯賾得國十六年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  
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  
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  
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  
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  
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於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與舊嗜

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休哉言功  
德休美悝拜至彝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  
德勸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  
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  
先祖也

嚴陵方氏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  
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  
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  
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  
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  
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  
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  
王之所遷者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



遷後則平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為東周而西周為成周蓋成周在澠水東王城在澠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汝祖事也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大命即大事也施於烝彝鼎者施其銘於烝祭之二器也祭器必以烝彝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匕鬯同義蓋匕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裸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

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為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於周既銘功必請於君也對荅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烝為冬祭而彝以薦酒鼎以薦肉則所用之器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於祭器也

馬氏曰周官司勳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蓋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大常所以示王之瞻視而不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祭必於烝者以烝所以



告歲功之成而示其功與歲功同詩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利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掘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新安朱氏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為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

講義曰衛孔悝之立莊公特迫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劫而莊公非令德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

何也蓋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為銘者大體如此故有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延平周氏曰鼎所以事先祖銘所以顯先祖於其所以事者而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而有功德者以養人為主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為子孫之所觀法而寶之不至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然古之人圖神姦必於鼎而銘功德亦於鼎可乎夫圖神姦者所以示人而銘功德者亦以示人則其於鼎也宜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



五十八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下升  
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五言之耳康猶衰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禮樂也重猶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禘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爲大嘗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

知亦八佾故鄭云五言之至今謂作記時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姁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吾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閔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今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為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無異公亦何嫌於彼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著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管象嫌歌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為萬舞是也然則舜舞干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為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樂是之謂康

河南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  
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  
而能爲者乃所當爲也子道亦然唯孟子知此義故曰事  
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  
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解經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橫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  
以爲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爲教然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爲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  
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旣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  
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



國必以禮為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

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顏色溫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詩教也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為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比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知久遠失在於誣樂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



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言觀其君之為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諂不傷是直而能溫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虛頌也是敦厚也推此為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悅民之心使之安行于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舉義著然後人安所以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

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汗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又可詐妄以自賊哉早已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己儉也著誠而去僞莊也正心以脩身敬也以此教民則莫不自防其僞豈有煩謬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經矣春秋之法貴書其實以誅暴亂以此教民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孰敢紊亂於王綱而悖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而家殊其俗也文武之道既墜于



地諸侯之賢者習乎六經以治其國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誣不奢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蓋天生蒸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

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溫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尤已在於此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甚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



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  
 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  
 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  
 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  
 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温  
 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  
 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蕩血  
 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  
 與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  
 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  
 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  
 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

脩身之事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  
 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  
 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  
 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為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  
 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命受  
 入其國而為君其教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為人欲知詩之  
 教則溫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温潤優  
 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遠  
 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  
 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



廣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絜靜精  
 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  
 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  
 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他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  
 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  
 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  
 學詩則無所興廢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  
 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  
 則日用之間動必有吝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  
 為無序斯煩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  
 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為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  
 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為賢  
 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為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

足為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巴夷而為鄒  
 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五常之不  
 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  
 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  
 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  
 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  
 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  
 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  
 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  
 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  
 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  
 其所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



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  
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  
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  
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  
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  
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溫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

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  
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  
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  
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  
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  
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  
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為霸



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鴉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

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己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鳴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



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為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為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為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

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佩環璆然引鳴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德以入而私意且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



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為之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夫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為霸王之器蓋親有禮所以為仁因重固所以為和間攜貳所以為信覆昏暴所以為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



為仁義和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知為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為及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為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與其利也有以與其利而其害不

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得其正者則王之器也發號出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言意宏矣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孔氏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圍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敬讓之道也為

下文而起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



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偏下則爲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

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度乎哉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藏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尚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圓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圓之至禮爲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怕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

註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姻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楊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所略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石林葉氏曰五者一也其意雖更百世而為善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亦以適時也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心者則人以為舊

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為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為功壞之而水為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此明禮諸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



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  
 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已不見荅於先  
 君是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  
 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  
 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  
 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眾矣倍  
 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此經覆說前經據人  
 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  
 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為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鬪則互  
 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  
 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其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  
 則以朝覲聘問為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

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  
 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為二今合而為一者二者相為  
 廢興也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  
 及乎在內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婦而及乎  
 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  
 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  
 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  
 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  
 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  
 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



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釐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而所欲而為之鄉

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做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例也其於教化龐矣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  
 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  
 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  
 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答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  
 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  
 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八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答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信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



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會由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

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豕腊之禮除服之服又教為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原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肴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勸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為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幾



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筭檀弓曰蹕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豕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言脩其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為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為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己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教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教也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筭為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佚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猶將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



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既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而於其順之則曰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器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故事事鬼神則以敬順為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

盡至於奉已則以恭儉為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為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教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救死不贍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為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已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良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

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教於物故其心慢故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



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今見以為實其不見道遠矣淫德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者較而盡之固也詩曰自我人究究午之言逆陰進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為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乎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曰逆眾入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

王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芻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為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為百姓之德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先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眾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述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與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為



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蔑如而無所象似也高宗之言弗類充虞之言不肖皆其意也夫政在養人故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為大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乎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

雖本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於人其敬至于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

山陰陸氏曰所以致愛人禮為大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疏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為敬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



曰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與敬於大昏者為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又得以為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玄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引此記為證然詩文王親迎之時猶為西伯鄭駁未定以荅哀公所問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所駁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為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



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俟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爲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謹魯受女於謹則亦書之者謹魯地也蓋亦罪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別也此所以知其親迎必達于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

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主者爲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後社稷者內外之序也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後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之言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



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註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註引昏義是也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

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已重與已慤已蹙言已同意天地之明神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以備內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配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皆配天地神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言之直也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后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



內以治之乎且二南之詩始言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也凡此皆禮所以施於為政之效也故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此聞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為言專也夫君

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

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陂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為然有大姒之心則不亦可乎



盧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正辭之義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悔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氏曰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



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  
 妃皆然前汎言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  
 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  
 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  
 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履幽為  
 狄所伐毛詩傳文毛詩所引皆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  
 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  
 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  
 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  
 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  
 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

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  
 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  
 於我靡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  
 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為著代之  
 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親之  
 於子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  
 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  
 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此皆敬身之道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  
 之象也與廟中者竟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  
 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  
 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



其為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為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為大身者父母之遺體故為親

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脩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倣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動固可以不慎乎過言而民以為辭過動而民以為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倣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

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已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物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答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爲是不能成身夫子又答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成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是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爲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耳



又將成其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為君子矣周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橫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為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為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五原子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  
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  
至於樂脩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  
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  
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  
而不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不能久無爲而  
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  
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  
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

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  
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  
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爲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  
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  
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  
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  
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  
道旣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  
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  
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  
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使  
 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  
 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  
 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  
 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  
 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  
 生自成耳天何為哉唯其無為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  
 不成如其有為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  
 故又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  
 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  
 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為而

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橫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為而成然每一物雖纖  
 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二  
 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  
 千鳥有一不關心而亟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  
 其不可道存乎忘言之妙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蹙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  
 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  
 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蹙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  
 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



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柰後日過於事之非何為謙辭孔子善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荅以所行不已之事蠢然愚蔽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蠢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

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曰孝思維則是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者此言成身所以事親事天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成乎身不得乎親矣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為孝仁者孝之達



指其成身則為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謂事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間而不能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為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為福

處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生皆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其可過乎物而為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

乎物之內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有厚有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為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强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為孝而不敢過焉孝如伋壽至於爭相為死過乎物矣

建安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



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